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峰顶树木叶子新绿，分立两侧。水几乎是掉下来的，无从解释。仿佛一个声音在喊，你去啊，你去啊！它就往下跳。把镜头拉近瀑布，再近，可见白色躁动。那些水极其分散，不是水珠和水面，是一个一个不成形的白点，互相推挤，叫嚣。呜咽。

而下面的积水潭很安静，仿佛一个巨大的碗，盛满了水。水上漂着树叶，或红或绿或黄，随着浓绿的深度不详的水一起轻轻颤抖。水也就是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下面的瀑布还等着它们去续上呢。水似都不愿继续往下走，盘桓复盘桓。后面的水来得太多，积水潭容不下，后来者就把前边的水推下去。瀑布后浪推前浪。

对准镜头，潜意识里将瀑布放至中央。略微偏一偏，山体挪到中间，瀑布忽然渺小了，像一摊鼻涕。也许这才是真相。山体的立面上，一道道被冲刷过的痕迹。下雨时，无数的水做过无数尝试，山体都记下来了。存留下的瀑布，无法面对这所有的悲伤。它不停地讲述，不停地流动。此

进幼儿园前，有友十分期待这个会给她带来新生活的地方，因为每次路过幼儿园，透过围墙，依稀看到滑梯等设施，就能勾起她心中的“馋虫”。在离开学还有一阵的时候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她，你去幼儿园会哭吗？她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不会！”“那你去幼儿园妈妈要哭的。”我假装舍不得。她反过来安慰我：“幼儿园，总是要去的嘛！”这回答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开学第一天，有友兴奋度高，她在幼儿园门口留了影，还笑嘻嘻地问我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有些小朋友要哭？”“等会妈妈走了，你千万别抹眼泪哦……”

我的办公室属于“高地”，而且就在幼儿园旁边，偶尔有空，我使用望远镜远眺他们的户外活动，加上通讯很发达，老师有空也会发来实时照片，总之，一切都让我很安心。晚上回家，有友告诉我们，她很喜欢幼儿园，也喜欢那里的新生活，有老师、同学、各种玩具，还有好吃的。

开学第四天，早晨有友爸跟着一起送娃。没想到，这一送，送成了

天高云远，瓜棚满架。小院里西红柿由青转红，缀在枝头，颗颗红艳，吉祥喜庆。长长的红辣椒挂在枝上，油亮红润，红枣青里透红，咬一口甘甜，蟠桃红红绿绿，散逸着清香。

葡萄垂垂累累，高高的葡萄架下满是的，如绿玉、如宝石泛着奶油般的光泽。看的人喜欢，伸手就摘。摘一颗放嘴里，又脆又甜，再摘一颗，清甜，一串葡萄下肚如饮蜜汁。葡萄满架是我从小就看到的日常，外地朋友见此景叹为观止。这么多葡萄，太漂亮，太壮观了。

想来是一地有一地风物，一地有一地饮食。

新疆干旱少雨，瓜果甜。于人这或是福分，于植物却不尽然，植物常年沙尘仆仆，灰头土脸，沙漠、戈壁上的植被为适应气候，叶退化成刺成棘，却不输精神。有次在山谷行走，石缝里几丛绿色露出来，往里越发难走，过转角，眼前一亮，山前戈壁滩

瀑布来了

时是枯水期，水量少，我看到的是一道瘦瀑布。明年夏季丰水期，除了这个讲述者，更多的悲伤会卷土重来。

莽莽苍苍的森林，绿色的树木，风吹如啸。此岸和彼岸，巨大的鸿沟。两边的树木千年万年都近在咫尺，却摸不到彼此。站在高处看，人更渺小，不小心跌入丛林中，被野兽和鹰隼吃掉，一点肉都剩不下。

没有一棵树会不顾及其他的树，突兀地逃走。它们高低错落，叶片搭着叶片，枝干蹭着枝干。其中一棵手腕粗，在路中间遒劲地支起一个拱形，游人必须低头侧身而过。一根长长的藤，或有三四十米长，挂在远山一个大坡上，直接从顶捅到底，有曲线，比蛇还鲜活。植物们都得到了最大释放，但它们仍是整体中的一棵，将整个森林描述得完整。

密林遮住水流。隐约有断断续续

的白色穿行其间。看不清晰，水流就喊。哗啦啦，轰隆隆，淅沥沥，噼里啪啦。上游水声清亮明确，中游厚重沉闷，到下游似乎彻底想通了，清澈欢快起来。整个山林无时无刻不鸣响。白天游人多，搅得水声乱作一团，辨不清任何一个音符和字节，以致多数人都认为林中嘈杂刺耳。晚上人都走了，山谷中开始歌哭诉说，字字清晰，婉转。有机会听到的人极少。

上面是一个更大的瀑布，水更直接地跌落。两块巨大的岩石，像天门大开，中间冲出一条完整的白练。千万个声音响起。身边的人都消失了，只剩一个我。

水流的背景黝黑深邃，两侧的石头颜色倒浅一些。大量的水未能把石头洗白，反令其露出另一面。阳光从各个角度扑下来，照得一切事物闪闪发亮。黑与白，青与蓝，以及行人，全都羽化成仙。

吾感慨其盛，心中却还有一道瀑布，比它更大更宽更险，轰鸣声震耳欲聋。

友主动对我说：“老师和我讲好了，到幼儿园不能哭的。”这以后，娃娃的“入园哭”基本告一段落了。而她每天在幼儿园和我告别，会大喊一声：“再见再见再见，我可爱的小妈妈，走！”她“走”字令一下，我必须得走，不走她反而要哭了。

一年的小班生活，我发现，有友对幼儿园的爱，是真爱。有时，她不听话时，我甚至用不让她去幼儿园“威胁她”，偶尔我也假装和她耍赖：“你不要去幼儿园了，陪妈妈玩一天吧！”可她从不为所动，还一本正经“教育”我：“怎么能不去幼儿园呢？那么好玩的地方，那是必须要去的。”双休日，她惦记着幼儿园，寒暑假也如此，有时甚至在家“倒计时”。

其实，入园开学前的焦虑，不光孩子有，家长也会有。很多家长在最初送孩子入园的时候还会和孩子一起哭哭啼啼，一步三回头，在幼儿园门口久久不肯离去，这就犯了大忌，家长一定要相信孩子和幼儿园的老师，孩子有很强的适应能力，再加上老师适当的帮助，上幼儿园一定会成为一件快乐的事。

险，苦难，灾厄，肃穆，敬畏，壮观。像图腾，像雕塑，有生命的庄严，还有生生不息。

生活在新疆，我以为熟悉的抓饭，烤全羊，无花果，伽师瓜，红柳，沙枣花，粉汤，在外地朋友眼里却是新鲜的、陌生的，无论是饮食还是果蔬，都带有地域的禀性、地域的风貌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是也。

唐朝时新疆被称为安西，安西与安庆，从名字上看，像是一家两兄弟。一西，一东，冥冥之中似有某种缘分相系。近年因为文学结识了长三角地区的文友，他们都是性情中人，文章好，人品好，以文互通，打开了眼界，因为文字从陌生变得熟悉，因为文章像相识许久的朋友。这是文学的力量，打破了地域、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无所不至。

写一写新疆饮食，写一写瓜果蔬菜，写写地域风貌，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想法，文章比人走得远，如今我的文章已比我先抵安庆。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获“第五届中国铁人文学”奖、2023年《作品》“十佳评刊员”金奖。

斗智斗勇入园记

“十八相送”。有友进园后，很乖地换好了进教室穿的软底鞋，可好奇心十足的爸爸并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他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又和娃说了好几遍“再见”。我心说“不妙”，果然，我们前脚刚要走出教学楼，有友后脚跑了上来。我朝爸爸无奈地笑笑，爸爸识趣地把有友抱回了教室门口，可刚一转身，娃又大喊着跟了出来：“我还没和爸爸拉过手！”爸爸只好再去拉手，刚拉完手，有友又“出招”了：“爸爸再抱我一下。”紧随着这一拉一抱的，就是哭着不让我们走了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幸亏老师及时出手，我们呢，只能“狠”下心，直接把娃塞进了老师的怀抱。后来，老师发来短信说，我们一走，有友就不哭了，还帮着生活老师干活，分杯子、碗，叫小朋友一起吃早点。第五天早上的相送，有友照旧花样百出，哭了一小会儿。不过，幼儿园老师真是有办法，等第六天放学我们去接娃，有

新疆风物

上一簇簇绿，绿得抖擞绿得精神，一丛丛黄花，明亮、蓬勃，星星一样出现在眼底，骆驼刺开花了。安静的、寂寞的山谷因之变得热烈，那么多黄色的花，金子一样堆积在一处，戈壁生辉。四周光秃秃的山，走了那么久，要不是看见骆驼刺的花，人会绝望的。

在新疆行走，最大的体验就是车程漫长，山赤裸裸的一个连一个，荒凉复荒凉，久了人的视觉会疲倦。有年秋天，在去往喀纳斯途中，一片杨树林金灿灿地出现在视野，天空深蓝，戈壁无际，黄叶明亮，太美了，枯燥的戈壁烁烁闪光。人也为之一振。那场景印象太深刻了，从此不忘。

这样的树木，还有胡杨。茫茫大沙漠，一棵棵胡杨立在那里，倔强，悲壮，厚重，坚强，艰辛，艰苦，艰